

斷句
大字

曾文正公家書四種

指嚴
署

曾文正公家書卷三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正月十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去年十二月十七發第念二號信並輓聯一包朱心泉 誥命一軸交徐玉山太守帶交蕭辛五處想三月可到又於念日發第念三號信交摺弁想二月可到新正十五日接到家中十一月十九日所發信敬悉大人之病已愈大半不知近日得全愈否孫去冬信言須參用化痰之藥不知可從否祖母已於十二月初十安葬甚好甚好但孫有略不放心者孫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卿大夫之末則祖母墳塋必須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掃之處須寬闊其外須建立誥封牌坊又其外須設立神道碑木斗沖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與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凶險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為何如若可則家中在近境四十里內從容尋地可也餘俟續具孫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禮次正月十五日接到父親叔父十一月二十所發手書敬悉一切但摺弁於臘月念八在長沙起程不知四弟何以尚未到省祖母葬地易

敬臣之說甚是男去冬已寫信與朱堯階請渠尋地茲又寄書與敬臣堯階看妥之後可請敬臣一看以堯階為主而以敬臣為輔堯階看定後若毫無疑義不再請敬臣可也若有疑義則請渠二人商之男書先寄去若請他時四弟再寫一信去男有信稟祖父大人不知祖父可允從否若執意不聽則遵命不敢違拗若大人相機而行大人念及京中恐無錢用男在京事事省儉偶值闕乏之時尚有朋友可以通挪去年家中收各項約共五百金望收藏二百勿用以備不時之需丁戊二年不考差恐男無錢寄回男在京用度自有打算大人不必挂心此間情形四弟必能詳言之家中辦喪事情形亦望四弟詳告共發孝衣幾十件饗祭幾堂遠處來弔者幾人一細載為幸男身體平安一男四女痘後俱好男婦亦如常聞母親想六弟回家叔父信來亦欲六弟隨公車南旋此事須由六弟自家作主男不勸之歸亦不敢留家中諸務浩繁四弟可一人經理九弟李弟必須讀書萬不可耽擱他九弟李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去年江西之行已不免為人所竊笑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只要天不管地不管伏業用功而已男在京時時想望者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雖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幫手萬望家中勿以瑣事耽擱九弟李弟亦望兩弟鑒我苦心結實用功也男之癖疾近又小發但不似去春之甚耳同鄉各家如常劉月槎

已於十五日到京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二月十一日接到三弟正月初旬手書具悉一切澄侯以臘月念三至岳州余見羅芸臯已知之後過湖又阻風竟走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難測如此吾弟此後又添了閱歷工夫矣黎樾橋託帶之件當裝車時吾語弟曰此物在大箱旁邊恐不妥弟明日到店須另安置善地不知弟猶記得吾言否出門人事事皆須細心今既已弄壞則亦不必過於著急蓋此事黎樾翁與弟當分任其咎兩人皆麤心不得專責弟一人也祖大人之病久不見效兄細思之恐有火不宜服熱藥蓋祖父賦體素強丁酉之春以服補藥之故竟成大病後澤六爺以涼藥治好此次每日能喫三中碗飯則火未甚衰恐醫者不察徒見小便太數則以為火衰所致概以熱藥投之亦是誤事兄不明醫理又難遙度而回憶丁酉年之往事又聞陶雲汀先生為補藥所誤之說特書告家中望與名醫細商不知有可服涼藥之理否兄自去年接祖母訃後即日思抽身南歸無如欲為歸計有三難焉現在京寓欠帳五百多金欲歸則無錢還帳而來往途費亦須四百金甚難措辦一難也不帶家眷而歸則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還京師是兩頭牽掛如帶家眷則途費更多家中

又無房屋二難也。我一人回家，車馬不遇，二年可以還。第開缺之後，明年恐尚不能補缺，又須在京閒住一年。三難也。有此三難，是以躊躇不決，而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望諸弟將兄意詳告祖父及父母。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則弟書信與我，我概將家眷留在京師，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無望我歸省之意，則我亦不敢輕舉妄動。下次寫信，務必詳細書堂上各位老人之意，祖母之葬事既已辦得堅固，則不必說及他事。日前所開山向吉凶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為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而況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由命。即朱堯階易敬臣亦不必請他尋地。堯階二人如看得有妥地亦不妨買四弟則在家幫父親叔父管家事，時時不離祖父左右。九弟季弟則專心讀書，只要事事不違天理，則地理之說可置之不論，不議矣。吾身之癖，春間又發，特不如去歲之甚。面上頸上，則與弟出京時一樣，未再發也。六弟近日頗發憤，早間亦能早起。紀澤詩經尚未讀完，現係竹屋教總多間，斷將來必要請一最能專館之人。黎樾橋御史報滿引，見回原衙門行走。黃正齋之長子，於正月初間失去。至今尚未歸來。鄧星階就正齋之館。李希菴就杜蘭溪之館。係我所薦。同

縣劉九爺羅鄒二人及新科三人皆已到京住新館。江岷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郭筠仙尚未到。袁漱六於正月念四到京。現在家眷住北半截胡同。周苻農尚未到。楊春皆於正月二日生一子。劉藥雲移厲虎坊橋。其病已全好。趙松原之妻於正月仙逝。舒伯魯二月出都。我家碾兒胡同房東將歸三四月。必須搬家。黃秋農之銀已付來。加利息十兩。兄意欲退還他。九弟季弟讀書開口便有自畫之意。見得年紀已大。功名無成。遂有懶惰之意。此萬萬不可。兄之鄉試座師徐曉邨許吉齋兩先生會試房師李仙九先生皆係二十六七八。三十餘歲中舉。四十餘歲入詞林。諸弟但須日日用功。萬不必作嘆老嗟卑之想。譬如人欲至京師。一步不動而長吁短歎。但曰京師之遠。豈我所能到乎。則旁觀者必笑之矣。吾願吾弟步步前行。日日不至。自有到期。不必計算遠近。而徒長吁短歎也。望澄侯時時將此譬喻說與子植。李洪聽之。千萬千萬無怠無荒。九弟信言。諸妯娌不甚相能。尤望諸弟修身。型妻力變此風。若非諸弟痛責已躬。則內之氣象必不改。而乖戾之致咎不遠矣。望諸弟熟讀訓俗遺規。教女遺規。以責己躬。以教妻子。此事全賴澄弟為之表率。關係至大。千萬千萬。不勝囑切之至。伏惟留心。自反為幸。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

男國藩跪稟。親大人膝下。昨初九日已刻接讀大人示諭及諸弟信。藉悉一切。祖父大人之病已漸愈。不勝禱祝。想可由此而全愈也。男前與朱家信言無時不思鄉土。亦久官之人所不免。故前次家信亦言之。今既承大人之命。男則一意服官。不敢違拗。不作是想矣。昨初六日派總裁房差同鄉惟黃恕。皆一人。單另列初八日男今年又不得差。則家中氣運不致太宣洩。祖父大人之病必可以速愈。諸弟今年或亦可以入學。此盈虛自然之理也。男癖病雖發不甚狠。近用蔣醫方。早夕治之。渠言此病不要緊。可以徐愈。治病既好。渠亦不要錢。兩大人不必懸念。男婦及華男孫男女身體俱好。均無庸掛慮。男等所望者。惟祖父大人病之速愈。暨兩大人之節勞。叔母目疾速愈。俾叔父寬懷耳。餘容另稟。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

澄侯四弟子植九弟季洪二弟左右。二月十一接到第一第二號來信。三月初十接到第三四五六號來信。係正月十二十八廿二及二月朔日所發。而一次收到家中諸事瑣屑畢。知不勝歡慰。祖大人之病竟以服沉香少愈。甚然。予終疑祖大人之體本好。因服補藥太多。致火壅於上。焦不能下降。雖服沉香而愈。尚恐非切中肯綮之劑。要須服清導之品。降火滋陰為妙。予雖不知醫理。竊疑必須如此。上次家書亦

曾寫及不知曾與諸醫商酌否。丁酉年祖大人之病亦誤服補劑。賴澤六爺投以涼藥而效。此次何以總不請澤六爺一診。澤六爺近年待我家甚好。卽不請他診病亦須澄弟到他處常常來往。不可太疏。大小喜事宜常送禮。堯階既尤為我覓妥地。如其覓得卽聽渠買。買後或遷或否仍由堂上大人作主。諸弟不必執見。上次信言予思歸甚切。囑弟探堂上大人意思何如。頃奉父親手書責我甚切。兄自是謹遵父命不敢作歸計矣。郭筠仙兄弟於二月二十到京。筠仙與其叔及江岷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翊臣卽住我家樹堂亦在我家入場。我家又添二人伏侍。李郭二君大約榜後退一人。只用一打雜人耳。筠仙自江西來。述岱雲母子之意欲我將第二女許配渠第二子。求婚之意甚誠。前年岱雲在京亦曾託曹西垣說及予。答以緩幾年再議。今又託筠仙為媒。情與勢皆不可却。岱雲兄弟之為人與其居官治家之道。九弟在江西一一目擊。煩九弟細告父母。並告祖父。求堂上大人吩咐。或對或否。以便回江西之信。予夫婦現無成見。對之意已有六分。不對之意亦有四分。但求堂上大人作主張。九弟去年在江西予前信稍有微詞。不過恐人看輕耳。仔細思之亦無妨礙。且有莫之為而為者。九弟不必自悔艾也。碾兒胡同之屋東四月要回京。予已看南橫街圓通觀東間壁房屋一所。大約三月尾可移寓。此房係汪醇卿之宅。

教習門生
汪廷儒

比碾兒胡同狹一小半取其不費力移搬故暫移彼若有好房當再遷移。黃秋農之銀已付還加利十兩予仍退之。周子佩於三月三日喜事正齋之子竟尚未歸。黃弟卿周翰臣聞皆將告假回籍。弟卿已定十七日起行。劉盛唐得瘋疾不能入闈。可憫之至。袁漱六到京數日。卽下園子用功。其夫人生女僅三日。卽下船進京。可謂胆大。周符農散館至今未到其膽尤大。曾儀齋宗達正月廿六在省起行。二月廿九日到京。凌笛舟正月廿八起行。亦廿九到京。偽謂快極而澄弟出京偏延至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無定如此。新舉人覆試題人而無恒二句。賦得倉庚鳴得鳴字。四等十一人。各罰會試二科。湖南無之。我身癬疾。春間略發而不甚為害。有人說方將石灰澄清水用水調桐油搯之。則白皮立去。如前年搯銅絲膏。予現二三日一搯使之不起。白皮剝頭後不過微露紅影。不甚紅雖 召見亦無礙。除頭頂外他處皆不搯。以其僅能濟一時不能除根也。內人及子女皆平安。今年分房同鄉僅恕皆同年。僅松泉與寄雲大弟未免太少。余雖不得差一切自有張羅。家中不必掛心。予今日寫信頗多。又係馮李諸君出場之日。實無片刻暇。故予未作楷信稟堂上。乞弟為我說明。澄弟理家事之間。須時時看五種遺規。植弟洪弟須發憤讀書。不必管家事。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孫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十五日接家中第九號信。係四月初三日四弟在縣城發者。知祖父身體康強。服劉三爺之藥。舊恙已經全愈。孫等不勝欣喜。前五月底孫發第五號信言大考蒙恩記名賞緞事。想家中已收到。六月初二孫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初六日考試教習孫又蒙天恩派為閱卷大臣。初六日入闈。初七日王大臣點名士子入闈者進士舉人共三百八十餘名。貢生入闈者一百七十餘名。初八早發題紙。十一日發榜。十三日覆試。十四日覆命。初三日謝恩。及十四覆命兩次。召見奏對尚無愆誤。教習取中額數共一百二十一名。湖南得取十一人。另有全單。十七日馮樹堂回南。孫寄回紅頂二個。二品補服三付。及他物。另有單。大約八月初旬可到省。存陳寄牧家中。望大人於中秋前後專人至省來接。命九弟寫信與李牧可也。孫等身體平安。癘疾已將全好。頭上竟看不見。孫婦及曾孫男女皆好。餘俟續具孫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姪國藩敬稟叔父孀母大人萬福金安。新年兩次稟安。未得另書敬告一切。姪以庸鄙無知。託祖宗之福蔭。幸竊祿位。時時撫衷滋愧。茲於本月大考復荷皇上天恩。

越四級而超升姪何德何能堪此殊榮。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大可懼也。望叔父作書教姪。幸甚。金竺虔歸。寄回銀五十兩。其四十兩用法。六弟九弟在省讀書。用二十六兩。四弟季弟學俸六兩。買漆四兩。歐陽太岳母奠金四兩。前第三號信業已載明矣。後又有十兩。若作家中用度。則嫌其太少。添此無益。減此無損。姪意戚族中有最苦者。不得不些須顧送。求叔父將此十金換錢分送。最親最苦之處。叔父於無意中送他。萬不可說出。自姪之意。使未得者有缺望。有怨言。二伯祖母處。或不送錢。按期送肉與油鹽之類。隨叔父斟酌行之可也。姪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位老弟。足下五月寄去一信。內有大考賦稿。想已收到。六月二日。蒙 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澤。予得超升內閣學士。顧影捫心。實深慙悚。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實不及彼二人遠甚。以是尤深愧仄。馮樹堂就易念園館。係予所薦。以書啟兼教讀。每年得百六十金。李竹屋出京後。已來信四封。在保定。訥制臺贈以三十金。且留乾館與他。在江蘇。陸立夫先生亦薦乾俸館與他。渠甚感激。我考教習。余為總裁。而同鄉寒士如蔡貞齋等。皆

不得取余實抱愧。寄回祖父父親袍褂二付。祖父係夾的。宜好好收拾。每月一看。數月一曬。百歲之後。即以此為斂服。以其為天恩所賜。其材料外間買不出也。父親做棉的。則不妨長著。不必為深遠之計。蓋父親年未六十。將來或更有君恩賜服。亦未可知。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癘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然其地予究嫌其面前不甚寬敞。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又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予意欲仍求堯階相一吉地。為祖父大人將來壽藏。弟可將此意稟告祖父。不知可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斷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稟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為定。前此問長女對袁家。次女對陳家。不知堂上之意如何。現在陳家信來。謂我家一定對渠。甚歡喜。餘容後具。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啟親大人禮次。十八日發第八號信。言陞官事。託蕭辛五先生專人送回。計七月中旬可以到家。昨又接四弟六月初一日所發之信。藉悉一切。於祖父大人之病。略不言及。惟言至劉家更補藥方。可以長服者。則病已盡除矣。遊子聞之。不勝欣幸之至。男陞官後。應酬較繁。用費較廣。而俸入亦較多。可以應用。不至窘迫。昨

派教習總裁門生來見者多。共收贄敬二百餘金。而南省同鄉均未受。不在此數。前陳岱雲託郭筠仙說媒。欲男以二女兒配伊次子。男比寫信告稟。求堂上決可否。昨四弟信來。言堂上皆許可。男將於秋間擇期訂盟。前信又言以大女兒許袁漱六之長子。是男等先與袁家說。及漱六尚有品學。其子亦聰明伶俐。與之結姻。諒無不可。亦求堂上大人示知。藩男癩疾將近全愈。尚略有形影。而日見日好。華男身體甚壯健。餘大小男女俱平安。堂上不必挂念。餘俟另稟。男百拜呈。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足下。自四月廿七日得大考諭旨以後。廿九日發家信。五月十八又發一信。二十九又發一信。六月十八又發一信。不審俱收到否。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發信。具悉一切。欣慰之至。發卷所走各家一半係余舊友。惟屢次擾人心殊不安。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為恨事。將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釣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尚不足以滿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將來若作外官。京城以內無責報於我者。澄弟在京年餘。亦得略見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說以

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彭十九家姻事。兄意彭家發洩將盡。不能久於蘊蓄。此時以女對渠家。亦若從前之以蕙妹定王家也。目前非不華麗。而十年之外。局面亦必一變。澄弟一男二女。不知何以急急定婚。若此。豈稍緩須臾。卽恐無親家耶。賢弟行事多躁而少靜。以後尚期三思。兒女姻緣。前生注定。我不敢阻。亦不敢勸。但囑賢弟少安毋躁而已。成忍齋府學教授。係正七品。封贈一代勅命二軸。朱心泉縣學教諭。係正八品。僅封本身。父母則無封。心翁之父母。乃貽封也。家中現有措紳。何不一翻閱。牧雲一等。汪三入學。皆為可喜。嘯山教習。容當託曹西垣一查。京寓中大小平安。紀澤讀書。已至宗族稱孝焉。大女兒讀書。已至吾十有五。前三月買驢子一頭。頃趙炳坤又送一頭。二品本應坐綠呢車。凡一切向來簡樸。故仍坐藍呢車。寓中用度。比前較大。每年進項亦較多。每年俸銀三百兩。飯銀一百兩。其他外間進項。尚與從前相似。同鄉諸人。皆如舊。李竹屋在蘇寄信來。立夫先生許以乾館。餘不一。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夫人膝下。十六夜接到六月初八日所發家信。欣悉一切。祖父大人病已十愈八九。尤為莫大之福。六月二十八日。曾發一信。言陞官事。想已收到。馮

樹堂六月十七日出京寄回紅頂補服袍褂手釧筆等物計八月可以到家賀禮耕
七月初五日出京寄回鹿膠麗參等物計九月可以到家四弟九弟信來言家中大
小諸事皆大人躬親之未免過於勞苦勤儉本持家之道而人所處之地各不同大
人之身上奉高堂下陰兒孫外為族黨鄉里所模範千金之軀誠宜珍重且男忝竊
卿貳服役已兼數人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男實不安於心此後萬望總持大綱
以細微事付之四弟四弟固謹慎者必能負荷而大人與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
人前相與娛樂則萬幸矣京寓大小平安一切自知謹慎堂上各位大人不必置念
餘容另稟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四弟九弟季弟足下六月念八日發第九號家信想已收到七月以來京寓大小平
安癘疾雖頭面微有痕迹而於 召見已絕無妨礙從此不治聽之可也丁士元散
館是詩中皓月誤寫浩字胡家玉是賦中先生誤寫先王李竹屋今年在我家教書
三個月臨行送他俸金渠堅不肯受其人知情知義予僅送他褂料被面等物竟未
送銀渠出京後來信三次予有信託立夫先生為渠薦館昨立夫先生信來已請竹
屋在署教讀矣可喜可慰耦庚先生革職同鄉莫不嗟歎而渠屢次信來絕不怪我

尤為可感可敬。岳陽樓記大約明年總可寄到。家中五種遺規四弟須日日看之。句
句學之。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我得忝列卿貳。若使兄
弟妯娌不和。睦後輩子女無法。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為宰相。何足取哉。我
家祖父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為力。別家無
好榜樣者。亦須自立門戶。自立規條。況我家祖父現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
之乎。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
也。後輩驕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勸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種
遺規。四弟能信此三語。便是愛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語。便是弁髦老兄。我家將來氣
象之興衰。全係乎四弟一人之身。六弟近來氣性極和平。今年以來。未曾動氣。自是
我家好氣象。惟兄弟俱懶。我以有事而懶。六弟無事而亦懶。是我不甚滿意處。若二
人俱勤。則氣象更興旺矣。吳彭兩壽文及四小書序。王待聘之。父母家傳。俱於八月
付回。大約九月可到。袁澈六處。予意已定。將長女許與他。六弟已當面與他說過幾
次矣。想堂上大人斷無不允。余意即於近日訂庚。望四弟稟告堂上。陳岱雲處姻事。
予意尚有遲疑。前日四弟信來。寫堂上允諾歡喜之意。筠仙已經看見。比書信告岱
雲矣。將來亦必成局。而余意尚有一二分遲疑。岱雲丁艱。余擬送奠儀。多則五十。少

則四十別有對聯之類家中不必另致情也餘不盡言凡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澄侯子植李洪三弟左右八月十六日摺弁到京係七月廿九日在省起行維時植洪二弟正在省城不解何無一字寄京聞學院二十六日始考古則二十九日我邑尚未院試也京中大小平安予之癖疾七月底較六月稍差然無礙召見之事則亦聽之而已六弟在國子監考課各位堂官頗加青眼上次蔡司業課古學經文一篇經解一篇賦一篇詩一篇六弟取第一獎勵甚重帖一套佳墨八條內人近頗多病不能健飯現在服藥當不要緊也紀澤讀書前四月間所請之湖北魏先生渠八月申即回家我家已於八月初七日換請一宋先生常德府丙午舉人今年考取教習係我門生其人專嚴勤教余有回人書札亦交渠代寫紀澤現已讀至梁惠王章句下每日讀書頗能領會大女兒與袁家訂姻已於八月初六日寫庚書過禮郭筠仙為媒即須出都後年始能復來故趁其在京時先行納采袁家過禮來真金簪一真金耳環一對鍍金手鐲二鍍金戒指二紅綠湖縐各三文金花一對我家回禮袍褂料一套靴一帽一朝珠一補子一扇插一筆插一又女婿見面儀六兩陳家姻事前接四弟信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歡喜現在岱雲丁艱自不能定庚只好待渠服滿後